

北  
站  
遇  
刺  
機  
警  
脫  
身

宋子文早年軼事之二

張 或 弛

咸四慢客咸七豪賭

民十年後，宋子文以目光敏銳，作風明快，在我國財經界以少年新銳的姿態，聲譽鵲起，地位日趨重要。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國父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續行大元帥職權，宋子文便被延攬抵穗，主持稅務，協助國父，撐過了一段最艱苦的時期，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公佈，八月二日，國民政府設立中央銀行，由宋子文担任首任行長，十六日中央銀行正式揭幕。國父曾經親臨致開幕訓詞，解釋「銀行之最高信用是現兌」。

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宋子文已榮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民國十六年三四月間國民革命軍底定京滬，宋子文以財政部長之尊，重履上海，熱鬧風光，當然與前大不相同。然而即使宋氏總莞度支，炙手可熱的情況下，他仍然表現得相當謙沖平易，禮數週全，不失民主政治家的恢宏襟

度。照說這個時候就該盛老四盛澤丞先去拜會這位中國財經界的天字第一號人物了，然而宋子文却不忘故東，他輕車簡從，前往靜安寺路甲第連雲的盛公館訪候盛澤丞，盛老太太范氏夫人聽說宋部長大駕光臨，深感他不念前憾，先施為禮，當下真是心花怒放，喜從天降，一迭聲的命丫鬚去催促四少爺趕緊起床，招待貴客。巨耐盛老四鴉片癮太大了，急切間那裏掙扎得起，直慌得親信侍役手忙腳亂，七嘴八舌的加倍噴煙，好不容易把四少爺噴回了三魂七魄，又要忙塞根煙槍，讓他一股作氣猛吸連抽，這才能使他精神振作起來，趕到客廳去接見等候已久的宋部長。然而，宋部長公務繁忙，寸陰是競，他實在無法再枯坐下去了。因此，當盛老四匆匆起來相見，宋子文早已留刺離去。

盛老太太白着了一陣子急，丫鬚來報四少爺由於返魂回神手術需時過久，結果是讓宋部長坐了個把鐘頭，兩人並不會見着面。這一來不但錯了和宋部長重建良好關係的大好良機，反到慢待

得罪了貴賓。這位老太太當場便大發脾氣，把兒子喊來嚴詞斥責了一頓。盛老四挨過了她娘的罵，只好自說自話，自找台階下，向盛老太太自告奮勇的說：

「宋部長和我相交已久，我這些毛病他都是曉得的，決計不會怪罪我一時實在爬不起。要未，明天我起個大早回拜他，他見我起得這麼早法，一定會曉得我是在向他陪不是了。」

叫盛老四起次早，簡直是黃埔灘上的新聞一條。不但從無先例，而且可想而知他要受了多少的罪。祇是他用了這條苦肉謝罪之計，却依然不會和宋部長見到。因為宋部長往訪盛老四是私誼，他可以直接到盛老四的家裏去，盛老四要求見宋部長，那就唯有到他公事房。盛老四走進候見室去一看，居然滿屋子都是恭候部長接見的各方顯要，他也曾誠心誠意的挨在人羣之中，排了一陣子隊。却是心中默計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輪得到他進辦公室去，加以方坐一刻鴉片煙癮又發，在那麼許多違官顯要之間鼻涕眼淚當場出彩未

免不像話，因此他在連打幾個呵欠以後，祇好知難而退。留下一張名刺再三致意，然後廢然而返。

盛板四盛澤丞除了是鴉片煙老槍之外，又復嗜賭，其實盛家子弟之豪於賭在黃浦灘上是出了名的，盛家子弟賭博的手筆大得驚人，一擲萬金了無吝色，甚至用價值鉅萬的地契當籌碼用。他們在自己家裏卜晝卜夜，呼盧喝雉尤且不以為足，還不時的上豪華絕倫的大賭場一獻身手。盛七小姐在一度情場失意後，對於賭博不免也發生了興趣，她開始涉足賭場，出手之大也足以令人咋舌。賭博成了她消愁解悶，排遣時光的唯一蹊徑。曾有一次她在福煦路一八一號賭輪盤。福煦路一八一號是上海有史以來最大的賭場，由滬上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在背後撐腰，憑三大亨交遊之廣闊，手腕之玲瓏，確能做到「往來皆豪客，座中無酸丁」，不是很有點名望和身家的，根本不得其門而入。福煦路一八一號每天輸贏數字之大，實足以驚人。那天「情場失戀」的盛七小姐，在賭場却並不得意。她已經輸了相當可觀的一筆鉅款，但是七小姐一賭氣還奇兵突出，她專押「七」字，不稍變更，因而使她所輸的數字越來越多。

### 邵洵美慌忙避黑注

在五四前後幾與徐志摩齊名的詩人邵洵美，他是上海富紳邵月如的哲嗣，和盛宮保家不但是隔壁隣居，而且還是父子二人雙雙而為盛家的佳婿。邵月如娶了盛宮保的一位姪小姐，邵洵美則娶了盛宮保的孫女。邵月如、邵洵美父子二人都是賭場的豪客，輸贏大小也不在盛家子弟之下。盛七小姐那日在福煦路一八一號賭輪盤大大失利時，邵洵美剛好在場，當盛大小姐專押「七」而接二連三的輸下去，邵洵美却專押「二」字居然連中三元，贏了三局之多。這時候盛七小姐決心借借邵洵美的運氣轉移陣地了，她也把大筆賭注押在「二」字上，殊不料賭客之中有一種迷信的說法，一輸再輸的賭注謂之為「黑注」，十中有九「黑注」再賭下去還是會輸，因此邵洵美一見盛七小姐的「黑注」駕到，為了怕受她的牽累，趕緊就把自己的賭注移到「七」。果然輪盤方停，大家一看，開出來竟然不是「二」，反倒是使七小姐輸之又輸的「七」了。邵洵美再贏，盛七小姐還是輸下去。這一下惱怒了七小姐，她望着邵洵美一聲冷笑道：

「好像我們是親眷呀！」

縱然有道是：「賭場無父子」，但是邵洵美終究是小輩，他怕盛七小姐下不了台，因此唯有雙手抱拳，作揖賠不是了。

當宋盛之戀時成爲兩者之間共同游伴的唐腴廬，和他的令妹唐瑛。前者是滬上聞名的翩翩濁世佳公子，後者尤爲與徐志摩之妻陸小曼齊名的黃浦灘上——甚至可以說是全中國最早的一對交際花。在此必須說明的是：中國——上海有交際名門閨秀，而又是高級交際場合中羣相矚目的鋒頭人物，第一代如唐瑛、陸小曼，第二代如周淑

蕓，即爲郵票大王周今覺的掌珠，又如陳皓明，則爲駐德大兩陳庶青之愛女。第三代如A A殷明珠，F F傅文豪，因爲她們後來都成了電影明星，而使交際花與明星並稱，自茲以後，那才有如江河之日下了。

唐腴廬是宋子文的好朋友，相當精明幹練，宋氏出長財政部時，便邀唐腴廬爲機要秘書，出入與共，視同心腹，殊不知此一任命反使唐腴廬送了性命。

民國二十年夏，某日宋子文和唐腴廬因公赴滬，宋唐二人都是身材高大，儀表丰偉，兩人都穿西裝，喜歡戴巴拿馬草帽。這巴拿馬草帽在夏季時，尤已成爲宋子文的一項標識。

可是那一天偏偏宋子文沒有戴巴拿馬草帽，而唐腴廬却戴上了一頂，他們相偕在上海北站下車，身畔有兩名執手提機關槍的衛士相隨。

一行四人將要走近剪票口的鐵柵欄，與歡迎人士相晤。驀的有一名壯漢從人叢內閃了出來，一甩手便拋出了一枚長柄手榴彈。手榴彈在台上轟然爆炸，硝煙四散。與此同時，又有一名壯漢開鎗如連珠，和宋子文的兩名衛士展開激烈的槍戰。上海北站因而槍聲連響，秩序大亂，使槍的壯漢把兩名衛士抵住，急切間衝突不出。緊接着便有十餘名壯漢在向月台猛衝，他們一面衝刺，一面開鎗掃射。驚人的刺宋案於焉發生，凶手的目標在於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其來勢的凶猛，彷彿宋子文很難逃過這一關。

但是宋子文非常機警，他一見手榴彈爆炸，彈片橫飛，他當機立斷，眼見月台距離軌道有好

幾尺高，他便縱身一躍，從月台躍下鐵道，然後蹲下身去，由而獲得了良好的掩護。

北站月台內外的槍戰猶在繼續，但是已有大批的軍警趕到，刺客多達十餘人，他們旋即陷於兩面作戰。由於唐腴廬和宋子文身材相仿，他又戴着宋子文的標識巴拿馬帽，因而被刺客般誤認他便是宋子文，成了猛烈攻擊的目標，月台空曠，躲避不及，他當場便被擊中數彈，倒臥於血泊之中。

### 王亞樵是職業凶手

刺客以為行刺目的已經達到，呼嘯一聲，登時就作鳥獸散，可是由於軍警圍捕，終於逮到了十數名刺客之中的四個。

槍戰結束，四名刺客被捕，宋子文從鐵道回到月台上，他急忙去探看唐腴廬的傷勢。這才發現唐腴廬早已氣絕身亡，宋子文對唐腴廬之死至表愴悼，他立即赴上海唐宅慰唁唐氏家屬，並且存卹頗厚。

四名刺客被押解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由於當場擒獲，無從狡賴，他們供出了他們的姓名是李楷、劉剛、劉文成和蕭佩章。

這四名刺客都是貴州人，曾在二二八淞滬之戰時，臨時加入過抵抗日軍的第十九路軍，擔任過連排長的職務。從他們的口供裏，供出此次刺宋巨案，係由王亞樵所一手策畫，安排。

王亞樵，字擎宇，號九光，他的同輩人物稱他老九，部下則尊之曰九爺。安徽合肥人，是一

個讀書不成的農家子，被桑梓人土目之為搗亂黨。他從民國八年單槍匹馬到上海，浪蕩江湖打下，從而邀集鋌而走險之徒，組成了我國第一個「殺人公司」淪落為頭一個職業凶手。在黃浦灘上，他早已案積如山，罪證鑿鑿，是一個各方都在嚴令通緝的積犯。

民國二十年淞滬事變，王亞樵曾他的黨徒余立奎頂名，而由他自己在幕後撐腰，參加了來自廣東的十九路軍，表面上是說從事對日抗戰。實則是在風聲緊急中，使他的黨徒托庇於十九路軍之下，以免落網被捕。當然，從這個時候起，王亞樵已與常和中央大唱反調，擁兵自重，據地自雄，的「西南方面」，發生了關係。

「一二八事變」結束，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駐防，王亞樵和他的黨羽不願意離開上海，因此並未同去。時值「西南方面」陰謀叛變，蓄意行刺中央要人，企圖在京滬一帶，造成緊張恐怖的氣氛。王亞樵既以行刺暗殺為業，雙方自然一拍即合。由「西南方面」付出相當的代價，指定目標，王亞樵則負責執行。

王亞樵在他的黨羽裏面，選定曾經一度參加過十九路軍的李楷、劉剛、劉文成和蕭佩章，還有十名左右的臨時助手。他命李韋擔任行刺的指揮，蕭佩章為眼線，偵察宋子文的行蹤。他們擬訂了行刺的計劃，逐步實施。以宋子文遇刺那天凶手之衆多，槍戰之激烈，便可知他們決心一擊而中，宋子文如非洪福齊天，必定難免。可是宋子文却賴他的機警過人，從容保全了性命，唐腴廬則被凶手誤認，慘死槍下。

宋案發生，真相既白，當局旋即通令全國軍政機關，嚴予緝捕王亞樵及其黨羽。對於王亞樵，更是懸以重賞，限令逮捕到案。因為，除非抓到了他，便不能證實刺宋一案係由「西南方面」所主使。

王亞樵有個弟弟，叫王述樵，倒是在上海頗有名望的一位好律師。因為乃兄的拖累，首被傳訊。接着，又有王亞樵的黨徒洪耀豐、宣熾章、洪東夷等相繼被捕。唯有主犯王亞樵行蹤詭秘，終難捕獲。上海治安當局偵騎四出，唐腴廬的乃兄江海關監督唐海安開徵購逮捕王亞樵的線索。其結果，仍還是被他溜掉。只有參與行刺的李楷、劉剛、劉文成等，或處死刑或判徒刑，王述樵和蕭佩章則獲無罪釋放，方始結束了本案。不過，四年以後，罪惡滔天，一身是血的王亞樵，終於在廣西蒼梧，被治安人員追蹤到了，他曾拼死拒捕，而被當場擊斃。

###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請求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否則請勿投寄，以免徒勞往返。